



這隻斑馬

評陳大為《最年輕的麒麟——馬華文學在台灣（1963-2012）》

文／黃錦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誰適合寫這本書？讓年輕的一代來寫更好，因為他們的學術剛起步，必然全力以赴。

作為台灣文學史長篇第31號，由詩人陳大為執筆撰寫的《最年輕的麒麟——馬華文學在台灣（1963-2012）》（國立台灣文學館，2012）是一本相當奇怪的書。

因為它屬於權威機構的出版品，屬於文學史長篇的某個部分，我想讀者理所當然的會把它當文學史——或準教科書，作為台灣文學史課程的補充——而非通俗讀物，會認真的看待它。我想我這樣的基本認知應該是可以成立的，基於我們對學術的一些基本認知。在這個基礎上，我要表達的第一個意見是：我們這些身在其中的人不該去寫這類的書。這也是我去年看到在台馬華文學由大為執筆時直覺浮起的想法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我們很難恰如其分地在文學史寫作裡評估自己。對大為來說，那是雙倍的困難，因為他的愛妻也在裡頭。身在其中的人給自己的篇幅多了，會被譏自肥，給少了，又會被疑自虐。陳大為的馬華文學論，最有名的無非是「三大板塊論」及「旅台文學世代論」，這兩論頗不乏人引用，尤其後一論（上至陳芳明講座教授，下至一般研究生），更別說搞不清楚狀況的大陸學者。但那其實是有問題或不夠嚴謹的，我在不同場合也批評過¹。但它直接構成了這本書的架構（第二章〈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〉²），因此也不免令人憂心。簡而言之，東馬、西馬、留台不是甚麼三大板塊，而是流動的場域；而且東馬是相對小的文學場域，在文學史上佔據的篇幅也往往不成比例。

但這裡尤為關鍵的是「旅台文學世代論」，在陳大為那裡，簡而言之，是依寫作者登場（成名，主要是得文學大獎）的時序而非生命史的世代，因此生於1937年的潘雨桐、生於1947年的李永平會是第二代，反之，生於1954的溫瑞安和方娥真，卻和基本上比他們大上十餘歲的星座詩社同仁同屬第一個世代。這真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文學史思考／敘述方式，勢必要付出代價。而我也沒看到有學者談文學史比陳大為更重視文學獎的。因此〈目次〉之前〈編輯說明〉第二條說的每冊皆有的「文學年表」，在這本書裡被呈現為〈馬華作家歷年「在台」得獎年表〉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再從體例上來看，也多有怪處。譬如引文常一引6、7頁，幾乎把整篇文章都搬進來，舉其大者，如陳素芳〈遙遠的鼓聲〉（12頁）；溫瑞安〈黃河〉（6頁）、〈龍哭千里〉（8.5頁）；鍾怡雯〈垂釣睡眠〉（7頁）、〈北緯度〉（7.5頁）；陳大為〈木部十三劃〉（7頁）、〈句號後面〉（7頁）；辛金順〈吉蘭丹圖志〉（9頁）。而各章、個別作者的篇幅配置也很有意思。以個人而言，篇幅佔最多的是溫瑞安，大為對他推崇備至（從這裡也許可以看出陳大為文學的真正淵源），佔30頁（引文佔14.5頁），其次是陳大為，22頁（引文14頁）、鍾怡雯21頁（引文14.5頁）。說是選本，又嫌選太少；作為論述，又嫌其多。

熟悉在台馬華文學的讀者一定會好奇，星座詩

社佔多少頁呢？21頁，討論了王潤華、淡瑩等四個詩人。「第二世代」那四個小說家（商、潘、李、張）呢？也不過是25頁，平均每人不到5頁！而且本書論李永平和張貴興都只及他們早期的短篇，長篇幾乎就只是幾句話非常籠統的帶過去，未免會讓人懷疑作者不及或未曾閱讀。從這裡可以清楚看出，這本《最年輕的麒麟》是貶低小說而拔高詩與散文的，巧的是，這恰恰是大為和怡雯最擅長的領域。以篇幅來看，整本書只有三個主要作者：溫瑞安，陳大為，鍾怡雯。

再看看章節和相關篇幅配置也很有趣。本書共列出七個章，但第一章〈序言〉及第七章〈結論〉都只有寥寥數頁，其實不足以成章，實得五章。第二章〈導論〉前面已經談過了，看看主體章題和篇幅是很有意思的：

第三章〈馬華旅台詩人群的崛起（1963~1980）〉，主要討論星座（21頁）與神州（60頁）二詩社，共81頁。

第四章〈馬華文學的地景構成（1977~1987）〉商、潘、李、張，共25頁，問題如前述。文學獎第一世代。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，把這群作者的作品限定在早期（而無法就一個作者本身來評斷他們）³是個非常嚴重的瑕疵。

同樣嚴重的是對同一時期的詩人群體不屑一

顧。從陳強華、羅正文、到傳承得，均在台出版了詩集，也許就因為在有文學獎的年代都沒有得到像樣的文學獎？那會不會太勢利了？

第五章〈自傳體寫作與學院派風格之形成（1989-2007）〉討論「第三世代」，也即是陳大為最重視的文學獎世代（學院世代），共77頁。分兩節，第一節〈自傳體寫作與詩的地誌書寫〉討論四個作者，4頁打發掉林幸謙之後，辛金順佔了14頁⁴（引詩佔去9頁），其他的篇幅是陳大為與鍾怡雯⁵的。第二節〈小說與評論的跨界整合〉論黃錦樹，共11.5頁，較諸李張諸前輩的悲慘遭遇，可說是十分禮遇了。

第六章〈武俠與科幻：馬華文學的幽暗角落（1977-2012）〉⁶共17頁，除了不成章的那兩章之外，是全書最短的一章。其中4頁頌讚溫瑞安的武俠小說（可以看到陳大為對溫瑞安的孺慕），其他篇幅分給吳龍川、張草、王經意諸人的武俠與科幻小說。就篇幅的平均數來說，重要性與星座、李張等相埒，也可說是此書又一怪處。而那樣的篇幅配置是否合理，也有賴讀者自己的判斷了。

其實，除了少數人之外，大部分作者的篇幅都不如陳素芳一篇〈遙遠的鼓聲〉，真是奇哉怪也（難道陳大為是神州詩社的隱秘繼承人？）而大部分寫作者的時間都被凍結在他們登場的時刻（這本

1.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，我就是對的。

2. 主體部分曾作為《赤道回聲：馬華文學讀本II》（台北：萬卷樓，2006）的緒論，及收入作者論文集《思考的圓周率：馬華文學的板塊與空間書寫》（吉隆坡：千秋文化，2006）及《風格的煉成：亞洲華文文學論集》（台北：萬卷樓，2009）。

3. 反之，第五章第一節的兩個作者同時顧及了前後期作品。

4. 這部分辛金順論其實是收入《風格的煉成》題為〈想像與回憶的地誌學——辛金順詩歌的原鄉書寫〉頁195~206的縮寫版。

5. 這部分鍾怡雯論取自其《馬華散文史縱論（1957~2007）》中的〈自傳體散文的興起〉的第二節〈野半島：家族史，或自傳散文的另類的寫法〉頁167~176。

6. 原刊於《世界華文文學論壇》第81期，2012/12，頁52~57。

書基本上廣泛的運用劇場的比喻，如序題即為〈以旅台為核心的演出〉），這充分顯示出本書在文學史方法論上的嚴重缺陷⁷。

像這種以留學為基礎構成的文學累積，必然包含兩種狀態：一是大學畢業後回返故鄉的，他們在台灣的文學活動是短暫的，作品是有限的，甚至可能僅限於校園、同學會。但那是旅台文學史的現實，更強化了旅台的旅的意味。這方面本書幾乎全面缺席，惟獨厚「武俠與科幻」這議題，也是相當怪異的文學史判斷。大學畢業後留在台灣的（這是名副其實的留台了）也有兩種情況，一種在學院內工作，一種在學院外。但這內外對文學史有意義嗎？王潤華、陳鵬翔、李永平等豈不也是在學院內工作，「院派風格」之類的講法（雖然是襲用既有的講法）其實是學界懶人發明出來的講法，沒有甚麼學術道理。如果它有道理，其他作家應該歸類為「非學院派風格」，那豈不是大笑話？

有的留學生繼續念書、留下來而漸漸放棄了寫作，成了純學者。但有的在數十年的漫長時間裡，發展成了作者。這本書對大部分這樣的作者（如李永平、張貴興）是非常不公平的（相較於對待陳大為、鍾怡雯），這也突顯出這種世代論分割（及作者個人的學術判斷）的重大缺陷：它不尊重文學史事實本身，也不把既有的學術累積當一回事。如果不同意，也該展開學術上的對話。

再則，它也漠視在台馬華文學的學術化是相當晚近的事。更沒有意識到必須在文學史的脈絡中給它一個獨立的位置，並審慎的評估它（這可能受限於這套書的整體構想）。

而給溫瑞安那麼大的篇幅，也只能解釋說那是個人的英雄崇拜了。

最後談談，誰適合寫這樣的書？

只要不是身在其中的局內外人均可。老的如李有成（我在不同的場合均批評他對馬華文學做得實在太少）、張錦忠（其《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》⁸雖非專論在台馬華文學，但涉及的部分也比大為這本可靠多了。）年輕的如高嘉謙，或仍在寫博論的如詹閔旭、劉淑貞、陳允元等。而我判斷，由年輕一代來寫會更好，因為他們學術剛起步，必然全力以赴。

除非，我的基礎預設是錯的，所謂的「台灣文學史長篇」原本就是個通俗讀物計畫，那罪就在文學館了，它對不起納稅人，對不起對它有期待的讀者。

而我篇冒著失去朋友風險寫這篇書評，就太不值得了。

但我相信應該不會是那樣的。

總而言之，《最年輕的麒麟》的種種怪異之處一如其書名，帶著詩人陳大為誇飾的、好惡分明的風格，作為文學史其實是不合宜的。它的前景化方式，那前景與背景之間的關係，不免讓人想到電影《馬達加斯加》裡那隻斑馬的疑問：到底是黑底白線條，還是白底黑線條？

不管怎樣，它可以說是隻最奇怪的麒麟了。但麒麟原是想像的華麗的怪物，它最世俗的現相其實是舞獅。

2013/1/26

7. 這篇書評嘗試追蹤一下相關章節的「前生」並以註的方式顯現。從我不完整的呈現可以看出，它其實是以若干論文為基礎，並沒有個完整的文學史視野。

8. 吉隆坡：有人出版社，2011。

《臺灣文學史料集刊》第三輯稿約

本集刊第三輯預定2013年8月出版，截稿日期為2013年4月30日，凡符合下列內容的文章，歡迎投寄：

（一）史料研究

1. 臺灣文學史料研究及論述，文長10,000字以內。
2. 既有文學史著的正外補闕、版本校勘，文長8,000字以內。

（二）文獻新刊

1. 重要文獻重刊及詮釋，如發刊詞、未刊稿等，文長8,000字以內。
2. 新出土文獻，文長8,000字以內。
3. 文學全集之補遺，含原文及說明，文長8,000字以內。

（三）文學人物

作家特寫，文長6,000字以內。

（四）文壇瑣憶

1. 文學團體（含定期文友聚會）之活動憶述，文長5,000字以內。
2. 文學雜誌創刊發展史、相關憶述等，文長5,000字以內。
3. 具史料意義或紀念性之文學文物，如日記、書信、手稿、照片、圖誌、器物等之述評，文長5,000字以內。

（五）書海鉤沉

出版年代久遠或已絕版文學圖書之評述，文長5,000字以內。

（六）其他

上述欄目之外，與臺灣文學有關而有助於文學現象之理解的人、事、書等，文長5,000字以內。

來稿須經本集刊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刊登，必要時得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改；經錄用之文章，請作者同意授權國立臺灣文學館依著作權法規定作重製、公開播送、編輯、公開展示、公開傳輸、散布等方式之利用。如蒙惠賜大作，電子檔請寄 tis@nmtl.gov.tw。手寫文稿請寄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一號國立臺灣文學館《臺灣文學史料集刊》編輯委員會收。聯絡電話：06-2217201分機2225。

銀鈴會同人誌作者協尋啟事

銀鈴會為1942年由台中一中學生張彥勳、朱實、許世清三人所發起的文學社團，1949年因四六事件而解散，其橫跨不同統治時代，具有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。本館預定翻譯、整理出版銀鈴會同人誌《ふちぐさ》、《潮流》以及相關的《聯誼會特刊》、《會報》等，將這些珍貴史料呈現於讀者的眼前。

然這出版計畫，需要您的協助才能達成。有關當初發表文章於上述銀鈴會刊物的作者，除少數已知外，仍有大多數無法取得聯絡。以下明列作者名單，希望借助各位讀者的力量，協尋目前無法取得聯絡的作者或其家屬。謹致謝忱。

可取得聯絡者：

朱商彝（朱實、ふなどり生）、張彥勳（紅夢、路傍の石）、詹益川（詹冰、綠炎）、蕭金堆（蕭翔文、淡星）、林亨泰（亨人）、許育誠（子潛）、張克輝（有義）、陳素吟（そぎん）、朱商秋（春秋）、陳金連（錦連）、施金秋、楊貴（楊達）。

無法取得聯絡者：

陳茂霖（矢瀨卓、幼士）、詹明星（明星、微醺、似而非歌人）、憤慨居士、許清世（曉星）、林哲錦（なほみ）、夢迷生、放浪兒、謝維安（維安、若き教師）、草人、張慶坤（天涯生）、陳瑞豐（金木瑞豐、大地生、白光）、清浦照雄（佗人）、陳金河（埔金）、雨逢、黃欣欣（尚綱）、劉文虎（Q生、Q）、張鴻飛（南十字星、鴻飛、松翠）、張嘉林（未知的人）、望亮、石礫、張國卿（帆影）、吳順成（順成）、王麥春（真砂）、碧吟、碧友、賴裕傳（籟亮）、孟義、邱樹明（樹明）、彌生、張清相（雅得）、殘塤、曉紅、姜逸、翠雲、張坤脩（冷視）、高田、桂霜、羊、S、世英、章魚、淑珍、淑貞、衡舟、義之、あざみ、翠眉、廖〇和、趙彥凱、淑女、白玲、麗ちゃん、小冰。